



2004 年，他隨同樣身為藝術家的妻子蔡宛璇來台，返回老家澎湖。蔡宛璇的表姑丈是退休漁夫，吆喝 Yannick 去浮潛。第一次踏入澎湖的海，Yannick 說「好熱」。而這高於地中海的水溫，催生了他兒時感到目眩神迷的畫面。

「第一印象是『好多東西要看啊！』、『這是什麼奇怪的生物？』像海蛞蝓，我在法國只看過一隻，且牠是黑色並死掉的；澎湖的海蛞蝓有各種顏色和大小，甚至有會發光、帶著細毛、被光照耀後會變色，無法用一般相機清楚拍攝的櫛水母（Comb jellies）……太有趣，像外星世界。」

他形容自己美夢成真。只要有空，便潛入海裡辨識生物、觀察牠們的行為，並發想錄下珊瑚礁生物的聲音，只是沒有特別積極。但 2008 年一場史無前例的寒害讓他意識，再不行動，將會太遲。





## 小標位置

2008 年 2 月，蒙古大陸冷氣團持續增加，中國又大量融雪，稀釋鹽分，低溫低鹽的沿岸流影響澎湖及台灣西北半部沿岸。加上強東北季風長達一個月，使澎湖水下 10 公尺溫度，持續有半個月都僅 11.7°C。Yannick 說，當時澎湖水族館養殖的石斑魚都已凍死，水族館卻沒有任何說明，只是持續推廣觀光，希望民眾大口吃魚、開心回家。「那一年，我覺得自己開始討厭澎湖人。」

多年後回憶，Yannick 語氣仍帶微薄的責怪——為何多數人類看到魚只會聯想「好不好吃」、「新不新鮮」，頂多就是「漂不漂亮」，而不曾好奇「魚的世界是怎樣的世界？牠怎麼存活、牠思考什麼、觀察什麼、經歷什麼？」大眾的無感讓他憤怒，加上深受氣候變遷影響震撼，「所以開始思考用聲音有些事去消化感受。」